

土耳其在叙利亚的“鲜花与荆棘之路”

文 / 李亚男

2024年12月8日，叙利亚巴沙尔·阿萨德政权在反对派的闪电袭击下猝然崩塌，成为推动中东乃至全球地缘格局加速演变的又一标志事件。随着昔日反对派成为实际掌权者，俄罗斯、伊朗在叙影响力开始退潮；土耳其作为反对派的长期“靠山”之一，则迎来了战略扩张的历史机遇。但目前叙利亚剧变的尘埃尚未落定，各方围绕叙政权性质、派系矛盾、权力分配的博弈还未见分晓，断言土耳其是“最大赢家”或为时过早。

牵动内外利益

叙利亚是土耳其最重要的邻国。两国共享9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，唇齿相依。叙利亚问题不仅影响土外交布局，也常与土内政、经济、社会变化联动。这成为土介入叙事务的根本驱动力，也决定着土在叙利亚问题中的特殊地位。

历史上，叙利亚曾处在奥斯曼帝国治下，后被法国托管，直到上世纪中期才实现独立。土至今仍在叙境内拥有一块飞地，即奥斯曼帝国创始者的先祖苏莱曼沙阿的陵寝。土将其视为“圣地”和主权领土，并以守墓的名

义驻军，还争取到了土公民持护照通过叙进入陵寝的特殊权利。这实际上为土在需要时介入叙内政留下了方便之门。土总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（正发党）上台后，其意识形态中的“新奥斯曼主义”不断抬头，意图恢复“帝国荣光”，更是把叙利亚等奥斯曼旧地看作是扩张势力的潜在目标。

2011年发生的所谓“阿拉伯之春”引爆叙利亚内战，土在叙利益变得更加具象化。首先是必须争夺权力真空。叙内战使巴沙尔政府失去对国家的有效控制，各方势力开始纷纷介入。土为避免地区对手借机逼近“卧榻之侧”，一方面大力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团体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伊斯兰势力，意图借机扶植亲土政权，将叙变成战略附庸；另一方面积极应对俄罗斯、伊朗在叙的影响力扩张，阻止其向土叙边境靠近，以便为自己留下足够的战略缓冲。

其次是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。叙内战导致500多万难民逃散，其中有350多万人滞留在土境内，给土经济社会带来沉重负担。尤其是自2018年以来，土经济陷入困境，货币贬值、通胀飙升，民众极度不满，逐渐将

矛头指向难民群体，指责其挤占就业机会和公共资源，要求政府遣返难民的呼声高涨。反对党以此为由，批评埃尔多安支持叙反对派、接收难民是“战略错误”。这不仅导致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支持率双双下跌，在2023年“世纪大选”中险些失守，还成为其在2024年地方选举中蒙受重挫的主因。难民问题在土被高度政治化，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。

其三是不容退让的“库尔德威胁”。土长期受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困扰，与库尔德工人党（库工党）的暴力冲突已持续近半世纪之久。土政府将库工党视为恐怖组织，并认定叙库尔德武装是其分支。2011年后，叙库尔德武装趁乱提出自治，并在叙东北部靠近土叙边境地区建立政治实体。2014年，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在叙兴起，库尔德武装又被美国选中成为其反恐盟友，美西方的援助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。这让土深感焦虑，既担心叙库尔德自治会刺激土境内库尔德族群离心，也担心库工党借机获得外部资源，遂不断加码对叙库尔德武装的打击力度，将其上升到捍卫领土和主权的高度，并不惜为此与美龃龉。



2024年12月17日，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陆续返乡。

应时而变的目标

近十年来，土对叙政策基本围绕上述核心关切展开，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是从叙内战爆发到2015年，土以推翻巴沙尔政权为主要目标，积极参与叙反对派早期组织进程。2011年6月，叙反对派第一次会议在土安塔利亚召开；同年8月，叙全国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，汇聚了各个反对派组织的代表，明确“斗争路线”并将总部设在土。此后，土持续但有选择地向叙反对派提供资金、武器、人员培训和情报支持，并利用部分反对派组织制衡库尔德武装。

第二阶段是2016~2022年，土虽未在口头上放弃“倒巴”，但实际上更专注减缓难民冲击、

打击库尔德武装等现实目标。这源于2015年俄高调介入叙局势，与伊朗联手助巴沙尔稳住局面。土意识到叙政权在短期内不会更迭，遂聚焦解决具体问题。例如，继续在叙反对派中筛选、扶植代理人，于2017年组建“叙利亚国民军”，培养其成为“亲兵”；在美国、海湾国家减少对叙反对派投入后，仍持续为其提供庇护，并在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多次助其击退叙政府军攻势；在叙北部接连发起“幼发拉底之盾”“橄榄枝”“和平之泉”行动，切断库尔德武装控制区、压缩其活动范围，并开辟由土实控的“安全区”；与俄、伊联手发起“阿斯塔纳进程”，寻求叙危机解决方案，争取战略主动。

第三阶段是2022~2024年，土放弃“倒巴”目标，启动土叙

关系正常化进程，意图借巴沙尔政权之力解决难民和库尔德问题。这是埃尔多安在国内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，不得已做出的有限让步，意图扩大政策转圜空间。但巴沙尔坚持以土从叙北部撤军为谈判前提，且拒绝同意土打击叙库尔德武装、拒绝与叙反对派达成和解，导致土对叙政策陷入僵局。

突如其来的机遇

为制造转机，土默许叙反对派发起新一轮攻势，原本打算以此向巴沙尔施压，迫其接受谈判条件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叙政府军一触即溃，其最主要盟友俄罗斯、伊朗、黎巴嫩真主党或被牵制、或被削弱，无力驰援，巴沙尔政权最终还是倒在了所谓“阿拉伯

之春”的余波之中。埃尔多安早已放弃的目标骤然成真，这给土带来了可以尽情想象的战略机遇。

一是缓解国内政治压力。叙反对派夺取政权，使埃尔多安此前对叙政策从“战略错误”变成“战略预判”，政治声誉得以恢复。土境内的叙难民多与反对派有关联，当前情势下难民返乡前景可期，这将有效缓解民众对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不满。不仅如此，土还在积极筹划参与叙战后重建。据估算，叙重建或需2500亿~4000亿美元，若土建筑、电力等公司能从中分一杯羹，将给土经济带来丰厚利润，有助于埃尔多安政府维持民心、巩固权力。

二是扩大在叙利益空间。虽然带头发动攻势并接管叙政权的“沙姆解放组织”（“沙解”）并非土“嫡系”，但其在伊德利卜曾受土庇护，其武器装备尤其是无人机也疑似受土支援，未来还需继续依靠土叙边境贸易获得收入，因此对土有需求、有期待。阿萨德政权倒台后，土火速重开驻叙使馆，土情报与外交高官密集访叙，还与叙新政府就重建武装力量达成共识，并计划签署双边防务协议。据报道，该协议将允许土在叙部署安全部队，并开辟两个军事基地；作为回报，土将协助叙部署防空系统以抵御以色列的袭击。若进展顺利，土将把叙变成实质上的保护国，在叙获得更多行动自由和资源杠杆，不仅能以更利己的方式

推动解决库尔德问题，还将显著扩大在中东的战略纵深。

三是抬升地缘政治地位。土凭借与叙反对派的特殊关系，取代俄、伊成为影响叙局势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力量，进而成为地缘格局重组的关键一方。着眼当下，伊朗向外投射力量的陆桥被截断，在地区竞争中暂落下风，为土让出空间；俄失去叙利亚支点，其在非洲（尤其是北非）行动的后勤支持将受影响，会显著改变土俄在利比亚的竞争态势。着眼未来，美要在叙打击“伊斯兰国”、防止亲伊朗势力卷土重来，俄要保住在叙重要海军空军基地，欧盟希望确保叙团结稳定、避免新一波难民潮冲击，都需要与土合作、借助其在叙影响力，土将成各方拉拢对象。土在叙“一子落定”便可盘活与各方关系，因此不可能缺席叙局势的后续发展。

迷雾重重的陷阱

然而，未来土能否如愿在叙甚至更大的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，取决于两个问题：一是土能否保持对叙新政府的影响力；二是叙新政府能否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及对全国的有效控制。

土显然明白要害所在。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的一个月內，土在外交承认、战后重建、安全防御、能源合作等问题上主动与叙新政府对接，正是要加大双方

利益捆绑，趁新政府立足未稳之际，敲定其对土依赖的基本合作框架，将土对叙反对派的“战争价值”转化为“战略价值”。但“沙解”与土在基本意识形态上有分歧，现阶段的优先目标也不完全一致。若该组织能获得更多权力和更广泛的国际承认，那么对土需求就会下降，土叙关系若回到正常轨道，原本存在于两国之间的问题将再度浮现。归根结底，土或许有信心维持一个“友好的叙利亚”，但并不能保证它也是一个“顺从的叙利亚”。

至于未来叙能否实现稳定和统一，多数人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党派、民族、宗教差异上，却忽视了土的深度介入本身已为叙内部冲突埋下隐患。对土而言，叙主要武装团体中，“沙解”是非正式盟友，“叙利亚国民军”是代理人，库尔德武装则是仇敌。各派纷争对土不利，各派联合却也非土所愿。“沙解”目前出于尽快实现平稳过渡、避免与美直接对抗等考虑，不愿过度针对库尔德武装。未来若叙库尔德武装参照伊拉克库区建立自治实体，或是参照真主党参政那般进入叙政府组阁，都将是土的噩梦。一旦噩梦成真，难保证土不会驱动代理人在叙掀起新一波冲突。若叙内战重开，一切恐回到原点甚或更差，届时跌落陷阱的将远不止土耳其一方。■

（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）